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中的伪与误

刘厚生

众所周知，去年岁末由中华书局付梓的《满文老档》汉译本是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乾隆朝四十年的满文重抄本，俗称“大黄绫本”。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所能见到的《满文老档》，是日本人在本世纪初从沈阳故宫崇谟阁复制的乾隆四十三年的重抄本，俗称“小黄绫本”。它们的原始底本目前庋藏于台湾，1969年9月，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将其影印装祯十大册公诸于世，并名之曰:《旧满洲档》。那么大小黄绫本有何区别？北京大内的重抄本与原始底本又有何异同？诸如此类问题在中华书局《满文老档》汉译本出版之前，我们仅能从某些著述中略知一二，然而今天可以一睹其全貌，许多疑问便迎刃而解了。

任何历史的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基本的前提。作为重抄本的《满文老档》和作为原始底本的《旧满洲档》，按理说不该有什么差异，但事实相反，《满文老档》是在《旧满洲档》经过大量勾圈涂乙，爬梳修订乃至篡改后辑录而成的，而且在抄录过程中又出现了错抄、漏抄之处，故二者有不少区别。就此而言，《满文老档》已不能称之为第一手资料，只有《旧满洲档》保留了原始档案的本来风貌，才是弥足珍贵的原生性史料。无怪乎台湾学者们对《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提出异议，指出:“原档与老档中许多重大的史事，由于乾隆帝自卑心理之作祟，竟任意加以删改。此举殆最不可恕。……因为乾隆朝重抄老档时，所有被其重抄的纪录，多为清太祖最光荣的一面，而被其删弃者，大多是清太祖最恶劣的一面。”①此话说得略显极端，因为被删弃的史料未必都是“清太祖最恶劣的一面”，况且是否皆出自乾隆皇帝一人之手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他们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②经人作过手脚后的重抄本《满文老档》的确存在着许多伪弊和讹误，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拟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在将台湾版《旧满洲档》和中华书局本《满文老档》作勘效时，满文例句除必需加罗马字转写方能阐述清楚者，一律从简，只引用汉文译文并辅以下符号予以标示:

(1)（　　）表明《满文老档》重抄时，将原档史料漏录的部分。

(2)【　　】表明《满文老档》重抄时擅自增加的部分。

(3)〔　　〕表《旧满洲档》中被勾抹的史料，《满文老档》未录者。

(一)

《满文老档》重抄时，作伪之处十分突出，囿于篇幅所限，只能略举几则。

1.在《旧满洲档》之外，《满文老档》擅自增加了许多内容。

例一:《《满文老档》第33页第16行载:

“该国之所谓库伦，其意曰城，【乃异姓之国，在满洲国迤东，东海之北。】”

例二：《满文老档》第35页第15行载：

“【夫英明汗素好行军打猎，故治军治猎，制定法令，自不赘述。】”

据考证，增添的内容多是带解释性的字句，这是后人将其观点硬塞入原始资料之中的狗尾续貂之举。讲努尔哈赤在建元天命之前便“治军治猎、制定法令”是溢美之词；对库伦的评论虽为后人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然而破坏了史料的原生性，搞得真中有假，鱼龙混杂，难于辨析，就史料学而言，此乃伪弊之属也。

2.《满文老档》重抄时，将《旧满洲档》中的原文作了篡改。

（1）改太宗名讳“洪台吉”为“第四贝勒”

例一：《旧满洲档》第68页第2行载：

“春季第二次征乌拉时，仍不信赖其长子，命其二弟莽古尔泰台吉、洪台吉留守。”

《满文老档》第22页第9行载：

“春季征乌拉时，仍不信其长子，命其二弟莽古尔泰台吉、四贝勒留守。”例二：《旧满洲档》第203页第1行载：

“哨卒见明兵至，前来报於汗长子古英贝勒及第八子洪台吉。”

《满文老档》第59页第12行载：

“哨卒见明兵至，报大贝勒、四贝勒。”

《满文老档》重抄时将太祖朝史料中四十余处记有“洪台吉”的地方均改作“第四贝勒”，《旧满洲档》中没有涂抹痕迹，故可以断言是乾隆朝重抄时之所为。有人讲是出于“敬避”才有此改动，当然有道理。旧时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直呼其名，一般的通例是在名讳处粘贴黄签、上不写字，以示敬避。然而《满文老档》重抄时并未在“洪台吉”处贴黄，亦未有签注，如果不是见到了《旧满洲档》，何人会知道，原来《满文老档》中的“四贝勒”在原始底本中是“洪台吉”，“大贝勒”是“古英贝勒”呢？这种未加任何说明的人为篡改，虽事出有因，但是不能不加以谴责的，由于它破坏了史料自身的历史内涵，它会使后人产生错觉而陷入迷惘。“四大贝勒”是一个历史产物，这个词的出现是在后金建元天命（1616年）之后，而真正确立其地位似应在天命六年，据史料载，天命六年二月努尔哈赤规定：“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③此时四大贝勒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成员。在《满文老档》中，“四贝勒”的称谓首见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档子：“……聪睿恭敬汗之二子莽古尔泰台吉及四贝勒请渡河战之，聪睿恭敬汗不允，……。”④如视该档之记载为信史，岂不是把“四大贝勒”之称提前的若干年，历史就是历史，应还其本来之面目。

（2）在努尔哈赤的尊号上，《满文老档》重抄时也作了多处改动。

本来在《旧满洲档》中，努尔哈赤的尊号用词很不规范，充分表现出当时的礼制尚未完善。据台湾学者李学智先生统计：“仅仅荒字档一册中（包括我们从洪字档、昃字档补入之数页），称清太祖为‘汗’的有四十四处之多，称‘庚寅汗’（即英明汗）的有十四处，称‘按巴庚寅汗’（即大英明汗）的有十处，称‘按巴淑勒汗’（即大聪睿汗）的有一处，称‘淑勒汗’（即聪睿汗）的有十六处，称‘淑勒按巴庚寅汗’（即聪睿大英明汗）的有二处，称‘淑勒昆都仑汗’（即聪睿恭敬汗）的有四十二处，称‘淑勒昆都仑按巴庚寅汗’（即聪睿恭敬大英明汗）的有一处，称‘汗父’的有二处，称‘父汗’的有五处，另称‘淑勒贝勒’（即聪睿贝勒）的有一处。”⑤《满文老档》重抄时，将努尔哈赤的尊号作了划一，仅保留“英明汗”和“聪睿恭

敬汗"两个称谓，其它一律汰除，使重抄本丧失了许多历史特色和真实感。这一改动未伤及《旧满洲档》原文，故可以断言，此举亦是乾隆朝重抄时之所为。现录两则如下：

例一：《旧满洲档》第 324 页第 1 行载：

"本族伯叔，兄弟等无论何事，俱委大淑勒贝勒汗予以了结。"

《满文老档》第 41 页第 1 行载：

"本族伯叔，兄弟无论何事，俱委聪睿恭敬汗予以了结。"

例二：《旧满洲档》第 81 页第 5 行载：

"对曰：'其如女子者乃女直满洲国之淑勒汗也。"

《满文老档》第 25 页第 10 行载：

"对曰：'其如女子者乃女直满洲国之聪睿恭敬汗也。"

3.《满文老档》重抄时，将《旧满洲档》中被勾圈涂乙的部分均未加辑录，故丧失了许多重要的史料。

《旧满洲档》中之史料被勾圈涂抹之处，有整段整句被删削，有数行或整页被圈掉，笔者大致作个统计，被勾圈涂乙的页数约计 908 页之多，⑥几乎占《旧满洲档》总页数 5378 页的$\frac{1}{5}$，一部原始史料遭到如此严重的涂改删削，令人惊愕。

(1) 关于褚英之死

《旧满洲档》第 71 页第 4 行 —— 74 页第 4 行载：

"……淑勒昆都仑汗自思，若杀长子或恐为后生诸子引以为例，故未杀之。于丑年三月二十六日，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三十四岁时，幽禁於木栅高墙内以居……〔淑勒昆都仑汗念长子阿尔哈图图门心术不善，拒不反省，深恐日后破坏生存之道，故判其被囚於高墙家中二年。经过了三年的深思熟虑，顾及长子之存必会败坏国家，倘怜惜一子将危害於诸子、诸大臣及国家，故於乙卯年淑勒昆都仑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八月二十二日，始下决断将长子处死。〕"

《满文老档》第 23 页第 9 行载：

"……汗欲杀长子，又恐后生诸子引以为例，故未杀之。於丑年三月二十六日，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三十四岁时，幽於木栅高墙内以居。……而聪睿恭敬汗之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仍怀恶意，拒不反省，惟恐日后为害国政，故幽於木栅高墙内以居。"

《旧满洲档》中记载褚英之死的史料被勾圈，幸而此段文字还清晰可见，使我们了解到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前夕，满族高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褚英乃是这场斗争中的牺牲品。《满文老档》对褚英之死只字未录，清代统治者出于"自卑心理"掩饰内部的丑闻，这是常有之事。故历部清实录均未载褚英被杀之真像，《清史列传》卷三《褚英传》中也仅记有寥寥数语"乙卯闰八月，褚英以罪伏诛。"是何罪，后人莫衷一是。金梁云："官书不详，盖讳之也。"⑦《满文老档》持讳莫如深的态度，对此重大史实未加辑录，它掩饰住了统治阶级的隐私，失去的却是人们对它作为信史的认可。

(2) 关于李永芳降清后的活动。

《旧满洲档》第 227 页第 2 行载：

"次日（二十日，）〔为围攻建在坚固山顶之松山屯山寨，竖立了云梯、藤牌。遂遣抚顺城游击李永芳前往招降曰：'若降就不攻，若不降即攻矣！'城中之人答曰：'我等城中之兵，非

能战之兵也！战则死，降则生。虽可生，然我等夫妻、父子、兄弟以及家业皆完的话，我等降何益？'对此抚顺游击把先前四月里，抚顺陷落时编了一千户，而且所有个人器皿皆充足给与并加恩养之事尽告之后，那山寨之人皆降了。此外，又围攻了松山屯周围之四城，因招之不降，故城陷后尽戮之。是夜宿营於归降之松山屯郊外，自此又宿营於三岔儿郊外。〕虽於明境内住了三宿，明军未敢出来，亦未见有哨卒出没。克取大小城十七座，於三岔儿堡分俘获时，天降雨二日一夜。"

《满文老档》第 64 页第 4 行载：

"二十日，招服松山屯城，其周围四城因招之不降，乃攻而尽戮之。兵人明边凡三宿，明军未出，哨卒亦未至。克取大小城十七座，驻三岔堡，分俘获时天雨二日一夜。"

李永芳是最早降清的是明朝将领，努尔哈赤将孙女嫁其为妻，故有"抚西额驸"之誉，并擢为副将，旋晋总兵官，待其优渥有加。然而《满文老档》载招服松山屯城事，竟连李永芳的名字均未加提及，究其原故，与李永芳后来的处境不无关系，天命七年以后，李永芳的地位每况愈下，一度总兵官之职被革去，当他悄悄地从历史上消失后，自然曾记载过他业绩的史料也要被后来的史臣所抹煞了。由此不难看出，《满文老档》是清代统治者重新剪裁历史的产物。

(3) 关于族称"满洲"问题。

在《旧满洲档》中时可见到将"金国"、"诸申"等词涂抹后于旁边填写"满洲"字样。

例一：《旧满洲档》第 2563 页第 9 行载：

"是日，遣方吉纳、温塔石致书大明宁远都堂袁崇焕曰："〔金国〕汗致书袁大人……"。

《满文老档》第 806 页第 2 行载：

"是日，遣方吉纳、温塔希致书大明宁远都堂袁崇焕曰：'满洲国汗致书袁大人……。'"

《满文老档》第 806 页第 2 行载："是曰，遗方吉纳、温塔希致书大明宁远都堂袁崇焕曰：'满洲汗致书袁大人……'"。

例二：《旧满洲档》第 2635 页第 3 行载：

……乃昭告天地，〔诸申〕誓书一，朝鲜誓书一，一并读毕焚之。

《满文老档》第 835 页第 13 行载：

"乃昭告天地，满洲誓书一，朝鲜誓书一，一并读毕焚之。"

经校勘《旧满洲档》第六册，即天聪初年的档子，所有"金国"和"诸申"（女真）的称谓均被涂抹掉，于旁改写为"满洲"乃至把"我们"改成"满洲"者亦有多处。⑧本来，将女真族称改为"满洲"是天聪九年的事，皇太极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于该年十月颁谕曰："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一切人等，止称我国原名。"这是一道带有强制性的指令，太祖实录等官书的编纂皆在此以后，故而在族称问题上均不顾事实地厚加讳饰，将"诸申"、"金"皆改成"满洲"，于是就出现了严重涂改《旧满洲档》的情况。

(4) 关于与五部喀尔喀结盟的誓书

《旧满洲档》第 500 页第 3 行载：

(天命四年)"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英明汗所遣额克兴额、楚胡尔、雅希禅、希福、库尔禅会五部喀尔喀诸贝勒於名叫噶克察谟都孤树的冈乾塞特尔黑地方，按汗所遗之书、缮写誓言，刑白马乌牛，对天地焚书盟誓〔我等喀尔喀五部贝勒们，昆都仑汗的十部贝勒们，我们两国蒙天地之佑而执政权，因此结成盟好，我们两国对天地盟誓：……若是昆都仑庚寅汗的

十部执政贝勒们，未与我们五部喀尔喀商议，先与明媾和，你们十部执政者昆都仑巴寅汗、古英巴图鲁、阿敏台吉、莽古尔泰、洪台吉、德格类、阿济格阿哥、杜度、布尔杭古、德尔格勒等，当受天谴责，夺其寿算。……〕盟誓时，由於扎鲁特地方钟嫩贝勒以地处窎远未至。”

《满文老档》第126页第2行载：

“十二月二十六日，英明汗所遣之额克兴额、楚胡尔、雅希禅、希福、库尔禅会五部喀尔额诸贝勒於噶克察谟多冈乾塞特尔黑弧树地，按汗所遗之书，缮写誓言，刑白马乌牛，对天地焚书盟誓。盟誓之时，扎鲁特地方钟嫩贝勒以地处 远未至。”

《旧满洲档》将天命四年左右十部执政贝勒的名字无一遗漏地载入档案之中，这是研究后金初期政治体制以及八旗制度十分可贵的史料，然而不知何故此大段均被涂抹，《满文老档》未加辑录，失之可惜。

除上述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史料被《满文老档》弃之未录外，还有不少珍贵的很具体生动的历史资料遭删削而被埋没。

例一：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厚偿李永芳及抚顺来降之民人，《满文老档》仅记“……给与器皿等一应物件，”⑨究竟给了些什么东西不清楚，而《旧满洲档》作了详细记载，开了一个清单：“饭桌、水缸、大木桶、槽盆、有把的槽盆等每户各二个。每户又给碗十个、碟子五个、芦席四张、水桶一对、瓢一个、斧一把、镰刀二把、小刀一把、剪子一把、锥子一个、针五十个、纺线的白麻五绺、做饼的小黄米、磨油用的豆子、小豆、芝麻等。”⑩

例二：天聪元年后金逢灾，国人饥馑，出现人相食、大迁徙的社会动荡。

《旧满洲档》载：是年（天聪六年）“国人饥馑……一金斗粮谷值银八两，人肉亦吃。”“因粮荒，国人饥馑把供养的闲散家口、蒙古人等，送去吃朝鲜的米谷，派唐古特阿哥、巴布泰阿哥、并每旗各出一大臣做首领，送他们前去。”“二月几万家口渡鸭绿江进入朝鲜之境。”⑪以上史料均被《满文老档》弃之，不无惋惜。

（二）

《满文老档》重抄时，出现了许多人为造成的讹误，亦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1.《旧满洲档》中的史料，《满文老档》重抄时被遗漏。

例一：《旧满洲档》第123页第5行载：

“凡人所欲得之物尽与之，不论长幼善恶，均以未闻之善言训谕之。（未曾穿过之好衣服，使其穿上了；未曾吃过之好粮食，使其吃到了。）国内诸地安台设关，实行兵民分居。”

《满文老档》第36页第5行载：

“凡人所欲得之物尽与之，不论长幼善恶，均以未闻之善言训谕之。国内诸地安台设关，实行兵民分居。”

例二：《旧满洲档》第563页第2行载：

“次晨，大贝勒向汗报告，汗视无关紧要，置之不问。（闻知此事之第三日，攻明取懿路、蒲河等地之粮，住五宿取粮回来。）〔於九月初十，汗之弟青巴图鲁贝勒殁〕。至十三日，汗欲打听前闻之事，遂召莫洛浑之兄乌尔古岱问之。”

《满文老档》第156页第10行载：

“次晨，大贝勒转告汗，汗以无关紧要，置之不问。至十三日，汗欲打听前闻之事，遂

召莫洛浑之兄乌尔古岱问之。”

《满文老档》出现漏抄问题，未必是出于某种意图，多为执事臣工疏忽所至。以例三考之，该段史料有些字是被涂乙的，与汗之弟青巴图鲁死这段被抹掉的句子紧连着，于是就容易错误地以为这两句均被列人删削之列，故而漏抄是可能的。

2.《满文老档》中的人名、地名错讹颇多。

《旧满洲档》中的“肥河卫” fui hoo ui《满文老档》重抄时误作“普河卫”“甫河卫” pu hoo wei ⑫。

《旧满洲档》中“博克达贝勒”Bokda，《满文老档》音写成“博克多贝勒”Bokdo，把元音字母 a 错抄成 o⑬。

一个元音或辅音字母的错误，译写成汉字时差异就很大，初创时期的无圈点老满文因尚未完善，无法襄括所有的音位，所以就造成了 ga、ka、ha、字母同型，ge、ke、he 字母同型的弊端，音读颇费寻思。o、u、ū 三个元音单独出现时较好分辨，但如与辅音 g、k、h 相结合，拼写出来的音节字母 go、gu、gū、ko、ku、kū、ho、hu、hū 字型雷同难于确认，所以造成人名地名的错误是难于避免的。连皇太极亦感到无圈点老满文缺陷很多，在他给达海的谕旨中讲：“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於通晓，至於人名、地名，必致错误。”⑭于是达海奉汗命酌加圈点，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新满文字母可以区别所有音位，科学性增强了，舛误自然大为减少。另一个问题就是李学智先生所指出的：“原档中所有地名、都是根据明代汉文敕书上的汉文所对音的老满文，所以改写成新满文时似乎并未参考明代旧有辽东的卫所汉文名称，因而许多很明显的地名，由于抄写改译新满文者的疏忽，竟造成许多无法想象的误失，实在是颇为遗憾的事。”⑮

3.一个关键动词的错误，造成整句话满拧

例一：《旧满洲档》第 401 页第 1 行载：

“……Nikan Cooha poo miyoocan be cmdubci sindaci donjirakū……。”

“汗命不足千人之半下马步战，全然不顾明军频频施放的枪炮，我兵遂全线进击，推倒其战车盾牌，击败其一万兵，并全歼之。”

《满文老档》第 76 页第 6 行载：

“……Nikan Cooha poo miyoocan be cmdubci sindaci tucirakū……。”

“汗命不足千人之半下马步战，明兵连发枪炮而不响，我兵遂全线进击，推倒其战车盾牌，击败其一万兵，并全歼之。”

满文 tucirakū 汉意为“不出”；donjirkū 汉意为“不闻”。由于《满文老档》重抄时，将 dojirakū 误抄为 tucirakū 整个句子的意思便大相径庭了。原档本来是讲努尔哈赤的兵士“全然不顾明军频频施放的枪炮”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由于《满文老档》抄错了关键的动词，句意竟变成了“明兵连发枪炮而不响”的奇谈怪论，这种动词的错误不乏其例。

4.《满文老档》中的〔原档残缺〕处，误失严重。

据统计《满文老档》重抄本中签注〔原档残缺〕字样计有 195 处之多，这是对原档因年久糟损，纸张字迹缺漏及模糊处的标记。《旧满洲档》确有不少残破得无法辨认，或缺页而无法补录者，但也有因辑录臣工玩忽职守、不负责任，把并无残缺之处，或部分残缺然尚有文字之处，一律以〔原档残缺〕处置，至使许多史料被泯没。

例一:《旧满洲档》的第 570 页第 1 行载:

" i olbo etubi juleri afara olbli cooha be gaifi juleri (afakini ulai) dainci sangnaha buhe be gemu amasi gaici……。"

"令其绵甲率领前阵的绵甲兵，在前而作战好啦! 若是判其自（乌拉战役）以来所得的赏赐皆籍没，则彼之所余几何? ……"

《满文老档》第 107 页第 5 行载:

" i olob etufi juleri afara olbli cooha be gaifi juleri〔原档残缺〕dainci sangnaha buhe be gemu amasi gaici……。"

"令其擐绵甲统率绵甲兵当先攻战之〔原档残缺〕，若将阵战以来所赏给之物，尽行籍没，则彼之所余几何? ……。"这里所谓的〔原档残缺〕处，在原档上 afakini ulai 两个词看得清楚，没有这两个词就无法知道《满文老档》指的"阵战"是何次，而原档写得很明白系指乌拉战役，这种很关键的字词，很轻率地使用〔原档残缺〕处理掉了，必定会造成史料的阙疑。

例二:《旧满洲档》第 159 页第 1 行载:

"众福晋曰:'……不惧而告之，总之你多加探询考虑……用诸申字写了拿来我看。'如此说了……将济尔哈朗所有二备御官之诸申给宰桑古……往后走，我犯了什么罪吗? ……全无何罪……如此说了。又对大贝勒……将给硕托的诸申给何人……都把名字说了，报上来. 再者，我们两个侯勒库、硕托……日先去了。再硕托、搜根……但是只要他们在，如此报告后，汗问:'谁知道他们，何人对你……时。'大贝勒答曰:'名叫哈八柱者知道，将与同去之搜根一齐处死……。'报告后，汗曰:'你也是后母生的呀! 你为何不想你的出身. 你听信你妻之言，已经长大了的儿子们，何以再困扰? 对於向你报告的哈八柱想是别人打听了再报告的. 再者，有你经过选择很好的诸申，使你管理呀! 你为何不照我给你一样的，将好的诸申给岳托、硕托? 因为你不能克制你妻子、对已长大的儿子们，只将坏的诸申……将好的诸申都给你妻子生养的小儿子们管理是吗?'如此说后，……大臣们皆缄默不语，莽古尔泰贝勒曰:'父汗说的极是，……少，弟弟们、儿子们、国之大臣们，我们……'。"

《满文老档》第 159 页第 1 行载:

众福晋曰:〔原档残缺〕

《旧满洲档》所载这段史料，上半部的确残缺，而下半部字迹尚真切，行文虽断断续续，但也可知是关于大贝勒代善因参与内部纷争而失宠的史实，价值自不待言，《满文老档》以"原文残缺"四个字搪塞了事，一笔抹煞近三百多字的史料，令人怅然.

《满文老档》中错讹之原因在于: 1.原档底本因年久糟旧，纸张残破，字迹模糊，难于确认。2.执事臣工虽系满人，但是清迨至乾隆朝汉化日久，满文抛荒无人精研。连乾隆帝也识之不多了，何况"档内之字，不仅无圈点，复有假借者，若不融会上下文字之意义，诚属不易辨识。"⑯每逢怪异难决之处，难免闭门乱猜一通。3."老档篇页浩繁"，抄录者自感难耐，敷衍塞责，了草将事无人知晓。抄本虽呈请乾隆帝恭阅，亦无非走走过场而已，岂能逐一详校。是故错讹百出是不足为奇的。

(三)

清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专制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文化的专制，比历

史上的任何朝代都要严酷得多。在文字狱的淫威之下，史学遭受到从来未有过的践踏，伪造史实，消灭史实之举，有清一代屡见不鲜。《旧满洲档》虽是用清人称之为"国语"的满文写成的史料，但也同样不逃脱若等厄运。从天聪末年始修太祖实录起，至乾隆四十年《满文老档》重抄止，在这将近一百四十几年间，历朝修史时曾广泛使用删改过这部分重要的原始资料，我们可从原档本身找到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

其一、原档中，时可发现在行文及眉批之处，有满文"Erebe Vme ara 或"Ercbe ara"字样，汉意为"此处勿抄"、"此处抄"，这是纂修太祖、太宗实录等官书留下的精心筛选史料的标志。经核对《满文老档》重抄时未受此限制，均一律加以辑录，故可以断言这是乾隆朝以前取舍史料的遗迹。

其二，原档中，特别是前几册，时可发现史料有重复件，尤以第一册即荒字档和昃字档为严重，这是经过编撰与重抄的档册。冬字档和收字档也同样存在此类现象。在同一记事中，出现两个抄件而内容又略有差异，以《旧满洲档》197 页（属荒字档）和 359 页（属昃字档）为例，记载的内容均是明朝游击李永芳受降的史料，只是有一个细节略有不同，昃字档载将李永芳"引之前来见汗"者是"镶黄旗固山额真阿敦"，荒字档中则未提阿敦的名字，很明显这是剪裁史料为修史所用的明证。

其三，天聪七年三月，定内国史院职掌"纂修历代祖先实录"之责，同年十月，皇太极谕文儒臣：对巴克什额尔德尼"所造之书"及其后"巴克什库尔缠所増之书"朕恐终有未合，尔记载诸臣，将所载之书，宜详加订正，若有伪处，即酌改之。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朕亦不得为孝，后世子孙何由而知乎。"⑰三年后，即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祖、太后实录告成。"⑱前面皇太极上谕中所指之书，与修史联系起来看，该书为《旧满洲档》当无疑义，因为额尔德尼，库尔缠等巴克什均为该档之主要撰写者，皇太极谕允其对"所载之书，宜加订正，若有伪处，即酌改之，"可以断定，作为修太祖实录主要史料来源的《旧满洲档》中出现许多删改整理和重抄的遗迹，尽管今天尚难逐一勘校清楚，然而至少有一部分当出自彼等之手。

其四，清入关后，顺、康、雍、乾几朝均对太祖、太宗实录进行过纂修，史料的依据自然主要还是来自《旧满洲档》。甚至在纂修《大清会典》时也使用这部原始资料。《旧满洲档》第十册第 4723 页是个空白页，在该页左下角有一行满文字:

crc bade hoidiyan bithcbc dosimbu

此 处 会典 将书 收入

汉意为:"将此处收入会典。"《大清会典》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这个纂修会典时的记录，被乾隆初年整理原档时，一并装裱人《旧满洲档》了。

乾隆帝是一位极力推行方化专制主义的君主。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四库全书"馆，名义上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实质上对全国的书籍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搜集、大清理、大审查、大删改、大焚毁。据统计，设馆十年左右被销毁的书籍总数不下十万余部，相当于"四库全书"著录与存目总数的十倍。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谕云:"明季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有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这是一道对汉人著述严加禁锢的通令，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珍闻秘籍之横遭屏斥者乃难悉数。""锢蔽摧残靡所不至。""试盱衡《四库》所入，忌讳略撄，即予点窜，删削更易，多失厥真。"⑲《满文老档》的重抄几乎是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同步进行的。乾隆皇帝颁布此上谕的第二年即乾隆四十年，遂命大学士舒赫德为大总裁，组织了三十余人的工作班子，于该年二月始抄《满文老档》。据舒赫奏本云："本年（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日，奏明将内阁大库恭藏无圈点老档三十七本，交国史馆纂修等官加增圈点，照紧赶办，陆续进呈。"每抄一本即向乾隆皇帝奏报，以求裁夺。在这种历史氛围之下，《旧满洲档》中所载之史实，诸如褚英之死，代善失势，族称"诸申"（女真）等等，都会冠以"毁誉任意""传闻异辞"的帽子，视为有损祖宗形象的史料，"尽行销毁"、"杜遏邪言"。老档倘若未被"删削更易，多失厥真"倒是不可想向的了。

概言之，《满文老档》中的伪弊和讹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无需奇怪。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其历史价值予以否定，相反，当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其固有的缺陷作出恰当的分析，并用《旧满洲档》予以校证，去其伪而求其真，纠其误而原其正，那么，它依然不失为研究清开国史的足资参考的重要史料。抄本和原档在大部分内容上基本一致，故以偏盖全，言过其实均不可取，况且，刚刚面世的《满文老档》即大黄绫本有其独具的特点和价值，为《旧满洲档》和小黄绫本所不及。

1.《满文老档》重抄时，将原档内无圈点老满文和"新旧交替过渡阶段的满文"，均改写成有圈点之新满文，使人对照读之，一目了然。

2.将原档内有费解之旧满语，包括字、词、句，则于书眉标贴黄签，以新满语详加注释。

3.将原档内语句掺书蒙字者，均于书眉标贴黄签，将蒙字译为满字，释其涵义。

4.将原档内全部蒙文史料计22件，均移译成满文，并标贴黄签，注明"此段文字，老档内系以蒙字书写，今译为满文"字样，用资识别。上述各项贴黄注释处计有450余条，对深入释读和研究《旧满洲档》价值颇巨，洵属珍贵。

我以为用《旧满洲档》来勘校《满文老档》是目前清史学界迫节而重要的工作，为完成此项工程，期待海峡两岸的学人携手共进，如是方能将清前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①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载《中国东亚学术研究会年报》第4期44页.

②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80页.③《清太宗实录》卷5.

④《满文老档》第一函第二册，中华书局本第13页.

⑤李学智：《老满文原档论辑》第66页，"评故宫博物院出版之所谓《旧满洲档》"一文.

⑥第一册有202页；第二册有27页；第三册有35页；第四册有156页；第五册有30页；第六册有143页；第七册有80页；第八册有124页；第九册有67页；第十册有44页.

⑦金梁：《清帝外纪》第20页.

⑧《旧满洲档》2625页将"金"改成"满洲"一处；2639页"诸申"改成"满洲"四处；2643页"大金国"改成"满洲国"三处；2644页"金国"改成"满洲国"四处；2645页增添"满洲"字样两处；2629页将"我们"改成"满洲"一处；2706页"我们的军队"改成"满洲的军队"一处.

⑨《满文老档》第二函第六册，中华书局本第63页.⑩《旧满洲档》第371页.

⑪《旧满洲档》第2641——2645页.⑫《旧满洲档》第2229页第1行；《满文老档》第760页第3行.

⑬《旧满洲档》第8页第4行；《满文老档》第2页第16行。 （下转第7页）

②.光绪《勾容县志》卷 5.

③.光绪《东华续录》卷 180。

④.⑥⑦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⑤.《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卷 1.

⑨杨锡　:《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 39).

⑩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42 页.

⑪钱泳:《履园丛话》卷 5。

⑫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三章。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 卷 749 页。

⑭陈学文:《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236 页。

⑮刘献廷:《广阳杂记》卷 4。

⑯乾隆《汉阳府志》卷 231.

⑰吴震芳:《岭南杂记》。

⑱《武安镇志》卷 10。

⑲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 12。

⑳唐[illegible]:《筹议云南矿务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57。

㉑《新创造》1932 年 12 期。

㉒《罪恶之家》3 页.

㉓昭[illegible]:《啸亭续录》卷 2（本乡富民之多)。

㉔《国朝遗事纪略》1 册。

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卷 98 页。

㉖光绪《川沙厅志》卷 4。

㉗包世臣:《安吴四种》卷 25。

㉘凌介禧:《程安德三县赋考》卷 2。

(上接第 28 页)

⑭《满文老档》第八函第四十五册，中华书局本第 1196 页。

⑮李学智:《从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洪字穆昆档”看乾隆重抄满文老档之讹误》载于《边政研究所年报》第十期第 16 页。

⑯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学士鄂尔泰、徐元梦的奏折，见《无圈点字书》序。

⑰《太宗实录》卷 16，中华书局本第 214 页。

⑱《满文老档》第十六函第三十六册，中华书局本第 1698 页。

⑲顾颉刚:《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之《序言》。